

白眉大侠

单田芳 单子惠◎著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盖世无双的武功
他行侠仗义，保国安民，留下一段流芳百世的侠客传奇



叁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传世之作

同名评书连续播放

1000000000次

几代人永不尘封的记忆

中国工人出版社

白眉大侠

单田芳 单子惠◎著

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眉大侠. 叁 / 单田芳, 单子惠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008-6658-9

I. ①白… II. ①单… ②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81852号

白眉大侠. 叁

出版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李倩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1	第七十五回	闯重围群雄脱险境 救八王老房下苦功
10	第七十六回	审妖道方知底细 围下院巧遇劲敌
21	第七十七回	老奸巨猾恶道施诈 怒不可遏徐良打赌
31	第七十八回	盛友如云侠剑齐集开封 同仇敌忾群雄共赴武场
41	第七十九回	钟太保力胜三阵 臭豆腐戏耍老贼
50	第八十回	房书安当众斥晏风 飞剑仙被激登擂台
61	第八十一回	飞剑仙掌打三老 山西雁脚踢朱亮
70	第八十二回	天聋地哑力尽毙命 瑶山四横血染擂台
79	第八十三回	包青天观擂遭不测 房书安保驾撞南墙
88	第八十四回	小豪杰严惩田环 祖孙俩扬威擂台
97	第八十五回	赌输赢名僧斗高道 下毒手普中遭暗算



107	第八十六回	名医指路天池取宝 好事多磨二小丧生
117	第八十七回	借宝珠拜望混江龙 出难题比武定终身
127	第八十八回	闹天池龙女斩孽龙 得莲子虎将斗虎将
137	第八十九回	房大头饭馆会奇叟 郭长达庙中迎帮凶
148	第九十回	下战表大头吓群贼 惩凶顽奇叟戏朱亮
159	第九十一回	昆仑佛怒登八王擂 郭长达唆使法空僧
167	第九十二回	欧阳春力战四凶僧 山西雁镖打二马猴
176	第九十三回	郭长达比擂技穷 昆仑僧赌注三掌
184	第九十四回	众豪杰血战莲花观 房书安活捉郭长达
193	第九十五回	白芸瑞偷赴修罗刹 大头鬼夜探三教堂
204	第九十六回	小达摩身置险地 白云剑舌战金灯
215	第九十七回	虎狼窝名剑客遭暗算 佛门地房书安请救星
227	第九十八回	恶贯满盈飞剑仙身死 出奇制胜白眉毛扬威
237	第九十九回	小达摩血染王家店 十七老围攻夏遂良
247	第一百回	小剑魔决斗金灯 众侠义奏凯班师

259	第一〇一回	望海楼芸瑞斥恶霸 五杨观小英会达摩
270	第一〇二回	白芸瑞深夜惊淫贼 陆小英含屈受刀伤
280	第一〇三回	陆小英道观显绝技 白芸瑞客店施银两
290	第一〇四回	白芸瑞义释韩士佩 山药蛋智激小达摩
301	第一〇五回	二圣祠掌击皮振山 断魂谷刀劈通臂猿
311	第一〇六回	活报应掌打清风客 赛太公杆伤孔老道
321	第一〇七回	白芸瑞遇难落魄桥 陆小英杀贼救英杰



闯重围群雄脱险境
救八王老房下苦功

徐良众人赶奔莲花观搭救八王爷，没想到被郭长达所骗，陷入埋伏。郭长达吩咐弓箭手：“开弓，射！”顿时箭如雨下，吓坏了老少英雄。俗话说，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寸铁指的就是箭头。因为它速度快，老少英雄一无甲冑，二无盾牌，被人家团团围住，无处躲藏，真是千钧一发，危在旦夕。但是，事情已经逼到这一步，怕也没用了。

徐良、白芸瑞二人晃动宝刀，当先开道，边打边往外闯，他俩把平生的能耐全施展上了，两把宝刀舞动如风。老少英雄顶着弓箭，往正东逃走，蒋平一边往外冲，一边叫大家保护刘世奇老先生。大家边打边往外闯，跑到哪儿，箭就追到哪儿。韩天锦屁股上挨了一箭：“哎哟！疼死我了！”

蒋平就喊：“注意！疼点儿没关系，快拔雕翎。”幸好来的这些人中没有饭桶，每个人都有功夫，所以一时还能维持得住。欧阳春一看无处可去，只好开便门了。他见东北角防守比较薄弱，老侠客舞动方便连环铲，把雕翎箭打得乱飞，三个箭步就蹿到墙根下，把大铲抡开，对准砖墙，“吱啦，吱啦”。韩天锦一看，舞动大棍子也上来了，“哒哒哒”。墙虽然坚固，但架不住两件兵器，时间不长，墙就倒了两丈多长的一条豁口。刹那间尘土飞扬，墙上还掉下来十六个小老道，有的被摔死，有的被砸死，有的受伤逃走。

北侠回头高喊：“老少各位这厢来！”老少英雄全都扑奔豁口，眨眼间全都夺路而逃。郭长达在正北的房上指挥着，一看三侠五义突围而出，不由得火往上撞，把掌中的量天尺一碰：“无量天尊！你们真是饭桶，用弓箭都射不着他们，瞪眼让他们在我眼皮子底下溜掉了，这还了得！追！继续放箭。”五百多



名小老道从房上和墙上下来，在后边就追，边追边放箭。

蒋平边撤退边作安排，欧阳春、徐良、白云瑞、钟林四人断后，护着这些人继续撤退。天黑，外边树林也多，大家进了树林子就脱离了危险。郭长达领人追了一会儿，一看没什么效果，收兵撤退，回到莲花观。

众人一口气败回开封府，等他们进了开封，太阳升起，天已大亮了。再看众人狼狈不堪，蒋平一查，除韩天锦之外，还有七八个人受伤，不过都是轻伤。蒋平不敢隐瞒，把实情向包大人禀报。包大人亲自出来看望大家，好言安慰，但他心中着急，原指望各位英雄破亭子，救出八王千岁，结果空去白回，差一点儿全军覆没。究竟八王千岁现在在什么地方？怎么才能救回来？这是问号。如果万岁问下来，怎样回答呢？包大人心中的着急劲儿就甭提了，他双眉紧锁，面沉似水。

山西雁徐良气得直拍桌子：“郭长达，抓住你我要千刀万剐，绝不留情。”

韩天锦取出箭，上了药，他冲着莲花观的方向大骂一通。

蒋平说：“算了，再骂郭长达也听不见，眼下只好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吸取以往的教训，设法再救八王爷。”

芸瑞说：“四伯父，我看八王千岁不好救了，郭长达把他转移了，转到何处咱们怎么能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把人救出来呢？看来是难啊，只有把郭长达抓住，撬开他的嘴巴，叫他招供，不然的话，恐怕这事不好办。”

徐良一听点点头：“老兄的话有理，不过我就纳闷儿了，咱们这么多人怎么把八王千岁看丢了？他老人家化装私访干什么？他若不离开安庆宫怎么能出现这些事儿呢？”

韩天锦把眼珠子一瞪：“那你怨谁？问你干儿子房书安吧，都是他出的主意，没事儿他保着八王爷出去私访，要没他我看出不了这麻烦。”

韩天锦的一句话提醒了徐良，他一点手把房书安叫过来了：“房书安，是怎么回事吗？”

“不假。那天我奉包大人之命赶奔安庆宫，向八王千岁禀报这些日子破案的经过，他老人家心血来潮，非要私访不可，我再三劝阻他就是不听，我有什么招儿啊？故此，我才保着他出去私访，谁能料到出这个事啊！”

“呸！”徐良青筋都凸出来了：“房书安，浑蛋东西！八王爷私访你拦不住，为何不回来报信儿？你明明是饭桶，怎么能保住八王千岁呢？难道说八王爷丢了你就没有责任吗？”



“干爹老儿，我现在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辩了。”

徐良是好脾气，今天这事是被逼的，当众大发雷霆，把房书安骂了个狗血淋头，实质上他不单是骂房书安，把别人也捎在里头了，意思是我回家给我爹治丧，你们都在开封，瞪眼儿把八王爷看丢了，如今出了这么大的麻烦，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吗？徐良这一顿牢骚，把众人的脸说得一红一白的，低头无言，房书安被骂得实在待不住了，他低着大脑袋，退出了厅堂。

回到前屋校尉所，房书安往矮凳子上坐，双手托头，闭着眼睛不住地唉声叹气。他心想：开封府这碗饭真不好吃啊，表面上看起来一个个神气十足，骑马挎刀威风凛凛，实际上每天都在刀尖上过日子。我到开封府总共不到一年，不是破案就是破案，到处奔波，担风险。别的不提，就说八王爷这件事，这老头儿不是吃饱了没事干吗？你非私访干什么？结果出了这么大的事，让大伙儿担心。也不怪我干老儿骂我，该我倒霉，当初我到开封府多带点儿人也不至于出这事了。他想：自己惹得祸还得自己圆，我得想办法把八王爷救出来，不然我就落下话柄了，到什么时候都是个罪人。我现在就得豁出一头去，去莲花观一趟，把他们的底细掏出来，如果知道八王爷在哪儿，我再设法把他请回来，岂不立下大功了吗？不但我立功，我干老儿徐良也不那么着急了。对，想到这儿，房书安站起来，刚往前走了三步又坐下了，他暗自叫着自己的名字，真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啊！我有什么能耐，到莲花观能摸到底吗？要是我被抓住，我死是小，不是又给开封府找了麻烦吗？死了倒好，要是被俘，我还得受罪，不行，使不得。刚想到这儿，就听后院很吵，开门站在院里一听，是徐良正跟蒋平在吵。

徐良说：“我不是埋怨你四叔，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八王爷没请回来，责任全在你身上，干吗不让别人去送信儿，非得让房书安去，结果把八王爷给丢了。”

蒋平觉着委屈，他说：“小良子，话不能这么说，老虎还有打盹儿的时候呢，更何况人呢？”

房书安一听，这事还是从自己身上引起的，怕也没用，还得去莲花观，宁愿死在敌前，也不能受别人埋怨。房书安咬紧牙关，打定主意，背好小片刀，斜挎百宝囊，把里边的东西检查了一遍，小钩子、剪子、刀子、耙子、墨玉飞蝗石，还有个熏香盒子。他是绿林出身，这些人一般都有熏香盒子，为的是作案时把人用药迷倒好下手，后来他投奔开封府，蒋平对他说：“我们是官府的

人，办事光明正大，不要再用这些下五门的東西。”房书安点头，把熏香盒子掖起来，没舍得毁掉它，今天情况例外，他又把这盒子揣到百宝囊中，检查了盖子、螺丝和里边的药，还挺好使唤。他想：自己能耐不大，还得靠这些东西帮忙，俗话说，手巧不如家伙妙啊！今天破例再用一回，我若不是对手，可用它转败为胜。他收拾完百宝囊和需用之物，腰里揣了点儿银子，跟谁也没打招呼，便离开开封府，出西门赶奔西山坳。到了西门儿，往旁边一看，有个烧卖馆，这馆的旁边是个火烧铺，他进去吃了二十个烧卖，临走时买了十个火烧、二斤酱牛肉，还买了个葫芦，里边装上五斤好酒，用包袱皮一兜，赶奔西山坳。莲花观就在西山坳里边，距这里四十多里地，他准备了这么多食物，是打算待一两天。

在路上他边走边盘算，怎么进莲花观，怎么摸清底细，如果人家有防范，我应怎样对付。他脑子里设计了种种方案和行动计划，但没有一项能落实，故此，他双眼沉重，心乱如麻，走的速度就慢下来了。尤其一进山，不敢顺着盘山道走，怕遇上贼，只好走小道，走小道就得自己摸索着前进。有时荒草一人多高，辨不出东南西北。房书安边想心事边扒开野草向前爬行，实在爬不动了，他把包袱放在石头上，靠在一棵树上直喘气，抬头往四外一看，非山即岭，古墓廊林，这地方真荒僻啊。房书安一想：我走到哪儿了？莲花观在什么地方？我得好好瞅瞅。他站在石头上仔细往四外打量，看来看去他的眼光就落在侧面的树林里了。他一看吓了一跳，树林里有个人上吊，已经挂上了，腿蹬手刨，人还没断气。老房一想：这是谁？怎么跑到这儿上吊来了？我焉有见死不救之理。想到这儿，他直奔小树林，等他进了林子，上吊的人也不动弹了。他一手抱住这个人的双腿，另一只手拽出小刀把绳子割断，把这人轻轻抱住放在地上。房书安这才看清楚，上吊的这个人是个老人，穿戴破旧，看上去有七十多岁，头上戴着破毡帽。他为什么上吊，房书安顾不得多想，开始进行抢救，幸好这人刚断气，再晚一步就完了。就听这老者哼了一声，房书安长出一口气，总算把人救过来了，他站起身来，擦擦头上的汗。

这时老头儿把眼睛睁开了，从地上慢慢坐起来，看看房书安，看看他上吊的那棵树：“哎哟，是您把我救了吧？”

“是啊，你这老头儿真有意思，怎么跑到这里玩儿上吊来了？”

“哎呀，恩公！你怎么还跟我开玩笑？我是走投无路了。”

房书安一听话中有话，心想：虽然我心中不静，但眼前之事又不能不管，



所以他耐着性子问老头儿：“老人家，别难过，你把你上吊的原因跟我说一说，只要我能帮忙一定帮忙，好死不如赖活着，你看好不好？”

“天地虽大，哪有我容身之地啊？我活着还不如死了。”

“不能这么说，你把话跟我说清楚，能帮我一定帮你。”

“好吧，我都告诉你。我就住在这前山沟里。”

“你叫什么名？”

“姓刘，叫刘老五，因为家里穷没念过书，我排行老五，到现在一把胡子了，还叫这么个名字。我们就爷儿俩，我有个儿子，他忠厚老实，人们都叫他傻六。在我们庄子，我们家最富，这些年卖山柴、打野草、打猎，手头积攒了俩钱儿，我开了个杂货铺，买卖真不错，人们进城买东西不方便，都上我的铺子来买，这样我手头更富裕了，给我儿娶了个媳妇。她是祥符县的，姓邹，长得俊俏，聪明伶俐，比我儿小十岁。过门后夫妻感情不太好，常吵架，我只能规劝。他们住后院，我搬到前院，连看铺带打更，虽说家中有点儿不睦，可生活不错。哪知道前两个月出了件大事。”

房书安问：“什么大事？闹贼了？”

“您猜对了，丢点儿东西不算什么，是我儿媳妇行为不正，勾结不良之人。后来我发现有一个人经常到我儿媳妇屋里，连吃喝带说笑。我儿跟他干仗，但打不过人家，她叫我儿子用休书把她休了，她要跟那个汉子公开成亲。我儿不答应，他忍无可忍就离家出走了，到现在两个月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一走把家里这个烂摊子给我留下了。我儿媳妇更是无法无天，与那个人明铺夜盖，弄得满城风雨，我都抬不起头来。我劝她改邪归正，她不但不听，还骂我，我忍不住揍了她两巴掌，这下可打坏了，到晚上，那个汉子又来了，她把经过告诉他，他把我揍得浑身是伤，并说你要报官就把你们老刘家的祖坟刨了，把你们老刘家当族的人斩尽杀绝；如果你不吱声，还可以保你一条命。恩公您听听，报官去吧丢人，再说这贼人说得出做得到，杀了我和我儿子是小事，要是杀了老刘家当族的人，我们爷儿俩岂不成了罪人？不报案假装不知道，这事能行吗？真是左右为难。后来我一想：这是命运的安排，我还活什么劲儿，真不如死了，死了，死了，一死全了。就这样我心路一窄，才跑到这里上吊来了。”

房书安听完，把大脑袋一扑棱：“唉，老头儿，你也别太伤心，俗话说，大丈夫难免妻淫子不孝啊，何况你是个普通人呢？我再问你，你见过这个奸夫吗？”

“见过，他还打过我。”

“他叫什么名？是哪儿的？”

“离我们这里不远，有个莲花观。”

哟！房书安听说是莲花观的人，心中一动：“叫什么名？”

“我想想……他是出家老道，念佛的人，姓郭，叫什么达……对，叫郭长达。”

房书安听完惊呆了半晌，这不就是飞云道长莲花门的总门长吗？这事可真新鲜，郭长达能干这种事？房书安又问：“老头儿你好好想想，他真叫郭长达吗？”

“那还错得了？又不是一次了，他跟我这么说的：你儿媳妇跟着我有什么亏吃？要钱有钱，要吃有吃，我无非到这儿取个乐子，完了给你们一大笔钱，你们的小买卖还可以再扩大，让你发个小财，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我是堂堂的总门长，我有的是弟子徒孙。这就是他跟我说过的话。”

房书安一听，是他。“这人长得什么模样？”“大个儿，有点儿高颧骨，花白胡子。”

“对，对了！”

房书安心中暗想：“郭长达呀好小子！你表面上人模狗样，又是总门长，又是剑客爷，人们都挺尊重你，闹了半天你是个好色之徒，强霸民间少妇长女，这乃是绿林道所不允许的，何况你还是个总门长呢，又是个出家的老道，你这个底我算摸来了。”房书安想到此，又高兴又生气，就问老刘头儿：“这个郭长达最近还上你家去吗？”

“去得还频了呢，天天都去。”

“今天晚上能去吗？”

“我看还能去。”房书安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我何不把这老道捉住？他言而失信，气坏了开封府的人，特别是我干老儿徐良都快气疯了，倘若我设法把这个恶道捉住，不但能给国家除害，而且救八王爷也不成问题了，这太好了。房书安想到得意之处手舞足蹈，但再一想：此事谈何容易，郭长达乃是剑客，武艺高强，就凭我这两下子能捉得住吗？不然我回去搬徐良、白云瑞、蒋平他们？再一想此事没把握，倘若郭长达今天晚上不去呢？好几十里地我把人搬来了，捕风捉影，不得把我干老儿给气死啊？房书安再一想：我百宝囊之中有迷魂药，有熏香盒子，怕谁呀？郭长达能耐再大也是个人，难道他闻上这药就不



趴下吗？岂有此理！胆小难得将军做。想到这儿，他的胆子就壮起来了：“老头儿，这么办吧，你甭死了，我替你出这口气，我教训教训你儿媳妇，把奸夫整到官府去，你看如何？”

“得了吧！您是给我宽心丸吃，您有那么大能耐？”

“老头儿，我要没那么大能耐能没鼻子吗？”

老头儿一看，可不是吗，怪不得他说话这么难听：“那是怎么回事？”

“练功练的。要想捉那老道不费吹灰之力，不过你得给我帮忙。”

“我能帮什么忙呀？”

“你先领我到你们家看看去，家住哪儿？门朝哪儿开？奸夫从何处来？从何处走？儿媳妇什么模样？我全看完了就没你的事了。今天晚上如果奸夫去，我捉住他，你再帮帮我的忙，把他送到开封府。”

“送开封府？”

“对了，我是开封府的人，实不相瞒，我是办差官，包大人手下的公差。”

“是啊！您贵姓？”

“免贵姓房。”

“房大老爷，我有眼不识泰山。”

老头儿说着要磕头，房书安把他搀住：“不必多礼，你敢答应吗？”

“敢！您是官府的我还怕什么呢？您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好，马上领我到你们家去。”

老头儿转忧为喜，把带子捡起来系好。房书安又回到原来那块石头跟前，把夜宵拎着，老刘头儿引路，二人直奔正南。房书安觉着走着很吃力，老头儿是山里人，走起来脚步轻快迅速。约莫一个半时辰来到一道山坡，乱草没了，树林也不那么密了，老者用手指一指：“房爷，您看，那就是我们的村子，叫刘家集。”

房书安往下一看，离脚下二里多地有个村庄，是顺着山坡修建的，足有二里地长。因为是白天，能看见街上的来往行人。“到了，我家就在小十字街。”

“老头儿，咱俩分开，我走左边，你走右边，装作不认识，到你家门上时，你冲我一努嘴，甭说话，有事咱们到外边去商量。”老头儿答应着先走了。

房书安跟在后边，为了以防万一，他拿一块布把鼻子遮上，把小刀摘下来塞在包里，把衣服收拾一下，就不那么显眼了。时间不长，他们就进了刘家集。房书安一看，这地方够穷的，家家门前破东烂西，有挂着农具的，几个农

民端着碗在外边吃饭，还有劈柴的，晾渔网的，谁也没注意他。

他们顺着石板路往里走，到十字街，就见老刘头儿冲他一努嘴，房书安顺着方向一看，就见小十字街路北有两间门脸儿，门外边挂着幌子，还有牌子，上写“刘家集杂货铺”。房书安看得清楚，又在铺门前溜了两圈，看到迎着门是拦柜，柜后是货架子，上边放满杂品，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年轻女子，不超过三十岁，高绾云鬓，清水脸尖下颏，笑咪咪的月牙眼，脸上还有个酒坑儿，衣服也算上等的了，有时跟顾客嫣然一笑，倒有三分魅力，这就是老头儿的儿媳妇邹氏。房书安迈步进屋，东瞅西看，指着花生仁儿：“给我来半斤。”

“哎。”邹氏挺勤快，包好花生仁儿往前一递：“四个老钱。”

房书安递了钱，接过花生仁儿，心生一计：“大嫂，行个方便吧，我想借口水喝，不知水缸在哪儿？”

“转过柜台，旁边就是。”房书安以借水为由，转过柜台，一看挂着半截门帘，他哈腰舀水的时候，顺着门帘下边往后院一看，是个挺大的院子，里边有三间房子，不用问，这定是邹氏两口子的居所。院里堆得破东烂西，左面擦着木头，是烧柴，右面好像有猪圈。房书安做到心中有数，喝了半瓢凉水：“谢谢大嫂。”说着离开杂货铺，往前走出了刘家集，等没人时一看，老刘头儿在这儿等着。

老头儿一看恩公来了，忙问：“看清了吗？”

“看清了，那个小娘儿们就是你儿媳妇？”

“是。”

“后院养狗还是养猪了？”

“不是，那是羊圈，原来养着两只羊，现在都卖了。”

“别的呢？”

“没有。”

“三间房是你儿媳妇住的？”

“是，他们两口子住的。”

“吃饭没？”

“没。”

“我这里有吃的，今天我请客。”

他们找了个坟头，拣块干净的地方，房书安把包解开，老头儿一看有火烧、酱牛肉，还有一葫芦烧酒。房书安说：“咱们可劲儿吃，之后你就睡一觉，

我也休息休息，天黑了我进村子去干活你就起来，精神着点儿在这里听我的信儿，不管我干得成干不成，我会到这儿给你送信儿来，要是把那个奸夫抓到，你帮我把他送到开封府。”说完两人盘膝相对而坐，时间不长两人就吃饱了。房书安一看离天黑去办案还早呢，正好趁此机会解解乏，两人倒地就睡。这几天房书安很疲劳，这地方又肃静又凉快，他一觉睡到满天挂星斗，忽然老刘头儿把他推醒了。

房书安看看星斗，判断时间已经起更了：“老头儿你没睡？”

“我睡醒了。恩公，你是不是该起身了？”

“幸亏你叫醒我，不然就晚了。”房书安说完站起身，挎好小片刀，背好百宝囊，检点应用之物样样齐全，又叮嘱老刘头儿几句，然后起身赶奔刘家集。走了不到三里地，房书安进了街。这是个荒僻的小山村，天一黑人们就睡觉了，街上非常安静。



第七十六回

审妖道方知底细
围下院巧遇劲敌

细脖大头鬼房书安为捉拿莲花观总门长郭长达，赶奔到刘家集老刘头儿家。老刘头儿说他儿媳妇邹氏不贞，与郭长达通奸。此事究竟真假，老房心里还没底，但愿这是真的。

他从山冈上下来，直接来到刘家集，很顺利地来到小十字街。他借星斗的光辉一看，正是老刘家的杂货铺，因为白天他踩好了道，不走前门，一拐弯儿直奔炷墙而来。这炷墙没有一人高，由条石和碎砖堆砌而成。房书安站到这儿，脚尖一跳，扒着墙头往院中观看，但见三间房东屋点着灯呢，洗耳侧听，院里静悄悄的。房书安双脚点地，“噌”地一下蹿上炷墙，双腿一骗，就跳到院中。他高抬腿轻落足，凑到后窗户跟前，扒到后窗户上，用舌尖舔破窗户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屋中观看。看到屋里靠南边有一铺炕，这炕收拾得很干净，被窝、枕头都准备好了。靠前院的窗户跟前，放着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几碟点心，还有酒杯、筷子、匙碟等。一个女人正在对镜打扮，只见她把眉笔、口红放起，转过身来，老房一看正是那个邹氏。他见她又把箱子盖儿打开，从里边拿出来几件新衣服，换了一件红色的觉得不合适，又换了件粉色的，而后拿镜子前后照照，看那样是挺满意，便把别的东西都归置好，起身到院儿里去了，然后又回到屋里，坐一会儿站一会儿的，看样子像是等人。房书安估计她大概是在等郭长达，就静心屏气地耐心等着，想看个究竟。等啊，等啊……好不容易到了三更过后，才听见有人轻轻叩打窗户。

“来啦。”邹氏一阵风似的把房门打开。随着声音响动，房书安看见邹氏领进一个人去，借灯光一瞧，果真是个出家的道士。此人身高过丈，细挑身材，



头上九梁道冠，身穿灰色道袍，腰系丝绦，往脸上观看，黄焦焦的一张脸，三绺花白胡须，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跟邹氏两个人携手挽腕走进房中。老房一看，不是郭长达，这个泄气劲儿就别提了。但是房书安一想：尽管他不是郭长达，也是莲花观的道士，如果把他抓住，也能问明莲花观的奥秘。别的不问，就问他八王千岁在哪儿，要能把这件事打探出来，也就不虚此行了。想到这儿，房书安就不泄气了。

这时就听邹氏在屋里撒娇：“你这人真是的，怎么来得这么晚？”

老道手捻须髯，轻轻一笑：“呵呵呵……并非贫道失信，我不是跟你说过嘛，最近我的庙里来了上眼皮儿管家了，我不得不听人家的，人家不歇着，我哪儿敢出来呢？”

邹氏瞪了他一眼：“你总是人家人家的，你不是观主吗？你怎么还有上眼皮儿呢？谁能管得了你？”

“唉，我虽然是观主，可管我的人也不少，你哪知道其中的事情呢，妇道人家问这没用。哎，你看，你要的东西我给你拿来了。”老道说着就把包袱往桌上一放，邹氏亲自打开，房书安也要看看是什么，一看里头有几块衣料，在衣料的浮头儿是一包首饰，有一对赤金镯子、几只戒指，还有一支凤钗，看样子沉甸甸的，都是些值钱的东西。

邹氏一见乐得手舞足蹈：“嗯，这还行，你从哪儿弄的这些东西？”

“哎呀，我身为堂堂观主，要拿这点儿东西还费劲吗？我不说了嘛，我的上眼皮儿来了，我得背着他，等他走了，我就随便了。”

“嗯，你看酒菜都凉了，我还得热一热。”

“不必了，我刚在庙上吃过。”

“喝啊，不喝酒有什么意思？人家都给你准备了。”

“好好好，我少饮一些，不过，我休息片刻还得回去。那上眼皮儿煞是厉害，这两天他性情暴躁，动不动就点名，发现我不在，非责怪我不可。”

“哟，上眼皮儿，上眼皮儿，一进门说了八百六十个上眼皮儿了，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剑客呀！”

“什么叫剑客？”

“嗨，要不说你是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呢，剑客就是在武林当中有能耐的人，不达到一定程度，称不了剑客。此人武艺精通，本领高强，而且性急